

在港內地大學生文化移入與幽默風格 關係之研究

岳曉東

張宙橋

香港城市大學應用社會科學系

本研究使用「中國大學生文化移入問題量表」和「幽默風格量表」，調查在港內地大學生之文化移入與幽默風格之間的關係。215名在香港一所大學攻讀的內地生參與了本項研究。結果發現，親和型幽默與語言缺乏、社交能力有負相關，而攻擊型幽默和自貶型幽默與文化差異呈現正相關。這表明，親和型幽默可以幫助內地學生適應在港生活、緩解學習和社交壓力。此外，男生較女生更多使用攻擊型幽默和自貶型幽默，女生則較男生更多使用親和型幽默。這些發現與以往的研究基本一致。而男性多使用攻擊型幽默和自貶型幽默，女性多使用親和型幽默是與各自的性別角色認同有關。總之，今次研究的結果支持了理論和現有研究的說法，顯示親和型幽默有利於內地大學生適應在港的學習與生活。

關鍵詞：文化移入、幽默風格、內地大學生、香港

本文通訊地址：岳曉東，香港九龍塘達之路 83 號香港城市大學應用社會科學系
電子郵箱：xiaodong.yue@cityu.edu.hk

筆者感謝香港城市大學為本研究（編號 7002507）提供研究經費。

前言

在港內地大學生的文化移入

香港自 97 年回歸中國後，開始招收內地大學生。由於香港的大學多具有廣闊的國際視野及良好的英語教學環境，內地大學生對來香港求學趨之若鶩（崔日雄，2009）。特別是自 2001 年起，香港政府允許在港就讀的內地生畢業後留港工作，這更掀起了近 10 年的香港求學熱，有不少內地的高考狀元寧願放棄北大、清華等內地高等名校而來港求學。同時，香港高校也積極吸收內地大學生來港求學，以提升大學的國際影響力（Jiang, 2002）。據調查，2001 年，香港高校到內地招收本科生的的人數約為 1,000 人。到了 2010 年，香港各高校到內地招收本科生的的人數已達 1,800 人，而連同碩士、博士生，內地新生入讀香港大學的人數已達 10,000 人（郭閃閃，2010）。由此，來港內地學生的隊伍正在日益壯大，他們遠離家鄉來港求學，其文化移入正逐漸引起香港高校的關注。

文化移入（Acculturation）指個人身處於跨文化（自身的文化及所處區域的文化）的情況下所做出的轉變過程。Mendenhall & Oddou（1985）認為，跨文化移入有情感、行為和認知三個成分組成，其中情感成分是跨文化者的主觀幸福感，行為成分是跨文化者與當地文化相互作用的程度，認知成分是跨文化者對當地文化的態度、歸屬感以及對當地價值觀的接受程度。Kealey（1989）認為跨文化移入有正面和負面的心理變數，如生活滿意度是正面變數，抑鬱和焦慮是負面變數，跨文化者對生活滿意度高，抑鬱和焦慮等負面情緒少，就符合跨文化移入。Searle & Ward（1990）則將文化移入劃分為心理適應和社會適應，其中前者是以情感反應為基礎，指向在跨文化接觸中的心理健康和生活滿意度，以心理健康為測量依據。而後者是跨文化者適應當地社會、與當地社會成員的有效接觸，以測量跨文化者在當地社會體驗到的困難為依據。

研究者普遍認為，當人從一種文化移入到另一種文化環境中時，會面臨很多衝擊，例如生活環境、生活習慣的改變，價值觀念的衝突和不

適應，這都給他們帶來壓力，影響其身心健康(Cox, 1978; Selye, 1982)。這種亦可稱為文化衝擊，會給人帶來各種文化移入壓力(aculturative stress)，諸如缺乏安全感、心理不適、情感障礙等(Oberg, 1960)。由此，文化移入壓力泛指個人適應一個新文化的過程中所面臨的壓力(Perez, Voelz, Pettit, & Joiner, 2002)，主要有三種表現：(1) 刺激性壓力(stimulus-based approach)，包含一些因為跨文化移入而引發的衝突、困境與壓力(Joiner Jr. & Walker, 2002)；(2) 回應性壓力(response-based approach)，指的是因為適應文化轉變的問題而導致健康受損(Mishra, Sinha, & Berry, 1996)；(3) 過程性壓力(process-oriented approach)，將文化移入壓力作為適應文化的個人與新的生活環境之間的融合過程，使人對個人的困境加以評估和應對(Shuval, 1982)。

香港與內地雖同屬中華文化，卻由於長期受到西方文化的影響而形成了某些顯著的文化差異(ITIM-International, 2003a, 2003b)。首先，香港以英語教學，生活以廣東話為主，而內地生以普通話為主，英語教學和廣東話對來港求學的學生是全新的挑戰。在課堂上，可能面臨聽說困難(Xu, 2002)，在英語交流中，可能對自己缺乏信心(Swager & Ellis, 2003)，而導致較少參加課堂討論與回答問題(Mak & Barker, 2006)。此外，英語演講和考試亦成為困難(Ward & Masgoret, 2004)，而學習與運用作為在港求學的輔助性語言的廣東話，亦不具優勢(例如，家庭語言環境，教育環境)，這也給生活帶來壓力(Chan, 1999)。

其次，由於成長環境的差異，內地大學生與香港大學生有著諸多觀念衝突，難以與香港的同學立即融合起來(Chan, Ip, & Yuen, 1997; Kim, 2005)。內地生也缺少社會支援系統(家庭、社區等)，感覺自己孤獨無依(Chan & Ma, 1999; Hsu, Hailey, & Range, 1987; Williams, 2003)，甚至遭到某些本地同學的歧視和排斥(Sobrun-Maharaj, 2006; Ward, 2006)，因而格外想家。

再者，不少內地高材生憑藉獎學金入讀香港高校，而次年要再得到獎學金，就必須要拿到優異的成績，他們的學習壓力也十分大(Chan, 2002; Lu, 1998)。由此，有人提出，內地生的文化移入問題主要分四類：生存問題(survival issues)、損失(losses)、文化差異(cultural

differences)、未完成的期盼(unfulfilled expectations)(Wong, 1997)。香港《文匯報》於2008年調查了香港9所大學的200多位香港生及內地生,結果顯示,近70%的兩地學生坦言難與對方交朋友,而不能交朋友的原因,包括語言不同、文化及生活背景有別、雙方的個性各異等。另一方面,近60%的內地生感覺港生對他們有偏見,68%的港生則認為內地生增加了他們的升學與就業壓力(〈香港高校七成大陸生與港生坦言很難做朋友〉,2008)。可以說,在港內地大學生面臨著諸多文化移入的問題,而且這些問題隨著來港大學生人數的不斷攀升而日益嚴重。由此,本研究試圖將從其語言、學業、文化差異、社交四方面所受到的滋擾進行研究。

幽默風格與文化移入

英文“humor”一詞最初是以一個生理學術語出現。隨著其內涵及功能不斷外延,其含義已經涉及到美學、哲學、文學、語言學、戲劇學、生物學、心理學、神經系統科學、宗教研究及社會學等領域(Martin, 2007)。幽默在現實生活中隨處可見,其定義也日益多元化,僅心理學的定義就涉及生理學理論、認知理論、心理動力理論、優勢理論、個別差異理論、發展理論等(陳孝英, 1989)。更有些人試圖從幽默的結構、幽默的內容、引發幽默的機制、幽默欣賞等角度試圖給幽默下定義(Attardo, 2006; Lefcourt, Davidson-Katz, & Kueneman, 1990; Shade, 1996; Warnars-Kleverlaan, Oppenheimer, & Sherman, 1996)。陳學志、鄭昭明、卓淑玲(2001)綜合各家說法後,對幽默一詞提出以下的定義:「一組特定的刺激,能引起好玩的性質,個體覺知幽默刺激後能產生認知或情緒上的經驗,並產生外在可觀察到的反應,除能理解幽默的意義外,並能依情境的變化創造出好笑的事件。」

近年來,隨著積極心理學的興起,幽默對心理健康的作用日益受到重視。不少心理學家都視幽默為個體的良好適應機制。有學者(Lefcourt, 2002; Martin 2003)提出,愈有幽默感的人,遭受壓力事件而體驗負面

情緒的程度就愈低。也有研究表明，幽默是應對壓力的一個有效技巧，可使人在面臨威脅、壓力及窘困時，減輕壓力體驗，增進心理健康，並表現人性關懷（蕭仔伶，謝佳容，劉淑娟，2006; Abel, 2002; Hsieh, Hsiao, Liu, & Chang, 2005; Lefcourt & Martin, 1986）。生理學的研究亦發現，幽默引起的笑能放鬆肌肉，改善呼吸，促進血液迴圈，增強止痛內啡肽（endorphins）的分泌，降低致使壓力的荷爾蒙的分泌，增強免疫能力（Kuiper & Nicholl, 2004; McGhee, 1979; Zweyer, Velker, & Ruch, 2004）。

但是，並非所有幽默形式都是有利於心理健康的。Martin, Puhlik-Doris, Larsen, Gray, & Weir（2003）提出將幽默分成兩大類，即適應性幽默（adaptive humor styles）和非適應性幽默（maladaptive humor styles），其中適應性幽默指的是有助於社會適應、人際交往及壓力化解的幽默，非適應性幽默則正好相反。進一步，適應性幽默可以細分為親和型幽默（affiliative humor）與自強型幽默（self-enhancing humor）；非適應性幽默也可以細分為攻擊型幽默（aggressive humor）和自貶型幽默（self-defeating humor）。Martin（2007）還將這四種幽默風格分為積極型幽默風格和消極型幽默風格，前者包括親和型幽默和自強型幽默，後者包括攻擊型幽默和自貶型幽默。

具體地說，親和型幽默指一種促進人際和諧的開玩笑方式，通常包括講笑話、巧辯等方式，逗別人開心，推動人際交往，減少人際摩擦（Martin et al., 2003）。「這種幽默的人首先不存在敵意、而且有良好的寬容性、有良好的人際關係，他們很熱情、自尊、積極、樂觀」（Martin, 2007，頁 211）。自強型幽默指生活保持幽默的視角並用幽默作為應對的策略的傾向，通常包括適當的自嘲、自我調侃等方式。自強型幽默可以有效地減壓，對心理健康很有幫助。佛洛伊德認為，幽默是一種健康的防禦機制，可以讓人避免或者戰勝負面的、不愉快的情緒，對事物背後潛在的或者隱藏的真相有客觀的看法（Freud, 1928）。Martin（2003）闡述：「自強型幽默與負面情緒，例如消極，憤怒等呈負相關；而與樂觀，開朗，積極自我效能有正相關」（頁 67）。攻擊型幽默（內地亦譯作嘲諷型幽默）指一種傷害別人自尊的開玩笑方式，通常包括諷刺、挖苦、取笑、愚弄他人等方式，其目的是「為了批評或操縱別人，並提

升自己在人際關係中的重要性」(Martin, 2007, 頁 211)。這種幽默即通過損害別人增強自信。攻擊型幽默與神經質特別是敵意、氣憤、攻擊呈正相關,而與人際關係滿意、愉悅、認同等情緒呈負相關(Martin, 2003)。自貶型幽默指一種傷害個人自尊的開玩笑方式,通常包括過度的自嘲、自我取笑、自我挖苦等方式。這種類型的幽默與消極、憤怒呈正相關;而與滿意度、積極自我效能、自尊等都有著負相關(Martin, 2003)。

Ruch (2002) 的研究表明,在 Martin et al. (2003) 編制的幽默風格問卷(HSQ)中,適應性幽默(親和型幽默與自強型幽默)與健康人格、積極自我效能呈正相關,與負面情緒呈負相關;而非適應性幽默(攻擊型幽默與自貶型幽默)與消極的自我效能呈正相關,與良好的社會支持、高自尊呈負相關。Chen & Martin (2007) 的研究也確認,在 354 個中國大學生中,親和型幽默和自強型幽默精神健康呈正相關,而攻擊型幽默和自貶型幽默與精神健康呈負相關。與適應性幽默風格比較,非適應性幽默風格則呈現出消極的心理傾向,攻擊型幽默的人會較具侵略性(Bandura, Ross, & Ross, 1961),並更容易嘲笑或者譏諷他人,而自貶型幽默的人會表現為情緒上的脆弱與無助,以及較低的自信心(Martin et al., 2003)。

國內外的研究還表明,幽默風格存在著明顯的性別差異。一般而言,男性比女性更多使用非適應性幽默(maladaptive humor styles)(Crawford & Gressley, 1991; Martin et al., 2003)。如 Martin et al. (2003) 發現,在 258 個加拿大大學生中,男生較女生更多使用攻擊型和自貶型幽默。中國學者戴玉磊(2010)也發現,在河南、浙江、廣西的 762 位大學生中,男生較女生更多使用攻擊型幽默,女生較男生更多使用親和型幽默和自強型幽默。岳曉東、郝霞、七十三(2007)的研究也證明,在 500 名內蒙古大學生中,女生比男生更多運用親和型幽默;男生比女生更多運用攻擊型和自貶型幽默風格。

本研究的目的與假設

多項研究證實，文化移入對於國際學生的身心理都有巨大的影響（Jasinskaja-Lathi, Liebkind, Jaakkola, & Reuter, 2006; Rosenthal, Russell, & Thomson, 2006），如語言能力與溝通適應不良可導致憂鬱情緒的出現（Mak & Neil, 2006）以及感受到文化移入的壓力（Yeh & Inose, 2003）。英語作為香港各個大學的授課語言，使用英語的流暢度和自信心都影響著內地學生的心理健康和生活滿意度（Liebkind & Jasinskaja-Lahti, 2000; Perrucci & Hu, 1995）。其他如地區歧視，也是內地大學生普遍面臨的問題，會引致疏離感和孤立感的產生，並有可能導致抑鬱症的出現（Bhugra, 2003; Lu, 1998）。

此外，學業壓力可令人產生種種的消極情緒，如失望、憂慮、害怕、無趣等（Ramsay, Barker, & Jones, 1999），而缺乏社會聯繫與支持更會導致抑鬱症、焦慮症、偏執症等（Rogers & Ward, 1993; Sam & Eide, 1991; Ying & Liese, 1991）。截至 2010 年，已經有 5 名內地大學生據報因學業壓力或感情困擾而自殺身亡（〈新華社批本地大學「大躍進」：關注內地生自殺·斥忽視人文精神〉，2010）。

基於在港內地學生所面臨的文化移入問題及不同幽默風格對心理健康的作用，本研究嘗試研究文化移入與幽默風格之間是否存在某些關聯，並依據上述研究結果而提出下列假設：

男性較女性更多使用攻擊型幽默及自貶型幽默；女性較多使用親和型幽默及自強型幽默；

親和型幽默及自強型幽默與文化移入有著負相關，攻擊型幽默及自貶型幽默與文化移入有著正相關。

研究方法

研究對象

本研究採用了便利取樣，共有 215 個在一所位於香港的大學讀書的中國內地大學生（70 個男性、117 個女性、28 個遺漏）。年齡層從 16 歲到 35 歲，平均年齡為 21.9 歲（ $SD = 2.92$ ），本科生佔 125 位，碩士及博士生佔 62 位，其中有 96 位為一年級本科新生或碩士、博士新生，主要為商學院（59 位）、人文及社會科學學院（52 位）、科學工程學院（60 位）的學生。在關於香港背景的調查中，受試者中 38 人在香港有親戚和家人，148 人在香港沒有親屬。受試者都是以自願的方式參與研究。

研究工具

幽默風格（HSQ）

為測量幽默風格，本研究採用了 Martin, Puhlik-Doris, Larsen, Gray, & Weir (2003) 編製的「幽默風格量表」（Humor Styles Questionnaire, HSQ）。該量表原有 32 個正反條目，採用 Likert 七點評分，包括四個維度：親和型、自強型、攻擊型和自貶型幽默風格。陳國海、Martin(2007) 對該問卷在中國大學生群體中的信度和效度作了驗證，發現幽默風格量表所提出的四個因數結構在中國人的樣本中也存在，該量表的信度和效度可接受，目前該中文量表共 32 個條目，四個維度：親和型，自強型，攻擊型，自貶型。其中親和型幽默是用來與他人建立良好關係的幽默；自強型幽默是用來應對生活中困境及對生活保持樂觀的態度；攻擊型幽默用來嘲諷、批評他人；自貶型幽默則用來過度自嘲、貶低自己。這些維度的分數越高，表示受試者的幽默風格傾向越強。在本研究中，克朗巴哈係數（Cronbach's α ）分別為：親和型幽默為 .844，自強型幽默為 .729，攻擊型幽默為 .583，自貶型幽默為 .658。

中國大學生文化移入問題量表 (AHSCS)

為測量內地大學生在香港的文化移入問題，本研究採用了 Pan, Yue, & Chan (2010) 編製的《中國大學生在港文化移入滋擾量表》(AHSCS)。該量表共有 18 個題目，採用 Likert 七點評分，包括四個變項：語言、學業、文化、社交四方面的文化移入滋擾。語言滋擾是指內地大學生在香港所遇到的語言交流問題以及英語授課的適應問題；學業滋擾問題是指內地大學生如何面對與適應大陸與香港教育體制不一致的問題；文化滋擾是指內地大學生在香港所遇到的文化差異的問題；社交滋擾是指內地大學生放棄之前的社交圈子，而在香港重新建立社交關係的問題。此問卷各變項分數累加，得分越高者，則越存在文化移入的問題。本問卷的信度為 .88，值得肯定。而四個分變數的克隆巴哈係數分別為 .81（語言）、.74（學業）、.76（文化）、.74（社交）。對於總分而言，內部所有項的關聯性的值域在 .11 到 .56，平均值為 .31，而對於四個分變數而言，其各自的內部關聯性在 .37 到 .51 之間。因此，此文化移入問題量表是可行的。

研究對象

本研究的研究對象都是通過自願與匿名的方式參與此項研究，大約用 15 分鐘完成本研究的問卷。問卷在香港以簡體字印刷，以隨機抽查的方式查訪在港內地大學生。完成問卷後，研究者向研究對象表明研究目的，並保證此次研究資料的機密性。調查所得的資料將通過 SPSS 加以分析和研究。

結果

在港求學內地大學幽默風格與文化移入的性別差異

在幽默風格的性別差異中（見表一），男性的親和型幽默風格比女性低（ $t = -2.20, p < .05$ ），攻擊型與自貶型幽默風格卻比女性高（ $t = 3.84, p < .001; t = 2.49, p < .01$ ）。這與陳國海、Martin（2007）的研究相一致，也充分證實了假設一。但是關於在港內地大學生的文化移入滋擾的四個變數中，並沒有發現男女的性別差異，這可能還需要進一步的研究。

表一：幽默風格與文化移入量表的性別差異

| | 男性 | | 女性 | | <i>t</i> |
|------|----------|-----------|----------|-----------|----------|
| | <i>M</i> | <i>SD</i> | <i>M</i> | <i>SD</i> | |
| 親和型 | 36.46 | 8.31 | 39.27 | 8.34 | -2.20* |
| 自強型 | 34.28 | 6.19 | 35.72 | 7.48 | -1.34 |
| 攻擊型 | 26.38 | 6.27 | 22.82 | 5.94 | 3.84*** |
| 自貶型 | 28.22 | 6.48 | 25.71 | 6.58 | 2.49** |
| 語言滋擾 | 6.54 | 2.60 | 6.03 | 3.12 | 1.14 |
| 學業滋擾 | 7.26 | 3.22 | 7.47 | 3.27 | -0.41 |
| 文化滋擾 | 5.96 | 2.92 | 6.28 | 3.10 | -0.71 |
| 社交滋擾 | 6.68 | 2.88 | 6.84 | 3.13 | -0.36 |

* $p < .05$; ** $p < .01$; *** $p < .001$

幽默風格與文化移入的相關分析

在幽默風格與文化移入的相關分析中（見表二），親和型幽默風格與語言滋擾、學業滋擾、文化滋擾和社交滋擾四方面有顯著的負相關

($r = -.257 \sim -.223$, $p < .01$)，而在自強型幽默風格中，卻只與文化滋擾和社交滋擾有負相關 ($r = -.205$, $p < .01$; $r = -.213$, $p < .01$)。在非適應性幽默風格中，攻擊型幽默風格和自貶型幽默風格只與文化滋擾有著顯著正相關 ($r = .185$, $p < .05$; $r = .224$, $p < .01$)。此外，本科生與研究生的相關分析結果大致相同。而當中較有分別的是在本科生中，自強型幽默與語言滋擾有較強的負相關 ($r = -.177$ 相對於 $r = -.058$)，親和型幽默與文化滋擾則有較弱的負相關 ($r = -.183$ 相對於 $r = -.439$)。整體上，這部分的結果證實了本研究之假設二。

表二：幽默風格與文化移入量表的相關分析

| | 語言滋擾 | 學業滋擾 | 文化滋擾 | 社交滋擾 |
|------------|---------|---------|----------|---------|
| 全部 | | | | |
| 親和型 | -.223** | -.244** | -.257*** | -.227** |
| 自強型 | -.121 | -.124 | -.205** | -.213** |
| 攻擊型 | .093 | .103 | .224** | .063 |
| 自貶型 | .081 | .085 | .185* | .117 |
| 本科生 | | | | |
| 親和型 | -.258** | -.196* | -.183* | -.249** |
| 自強型 | -.177* | -.067 | -.262** | -.180* |
| 攻擊型 | .075 | .161 | .220* | .019 |
| 自貶型 | .101 | .155 | .202* | .076 |
| 研究生 | | | | |
| 親和型 | -.301* | -.238 | -.439*** | -.293* |
| 自強型 | -.058 | -.160 | -.232 | -.191 |
| 攻擊型 | .144 | .139 | .203 | .152 |
| 自貶型 | .115 | .010 | .171 | .154 |

* $p < .05$; ** $p < .01$; *** $p < .001$

表三：幽默風格與文化移入量表的回歸分析

| | 語言滋擾 | 學業滋擾 | 文化滋擾 | 社交滋擾 |
|------------|--------|---------|---------|---------|
| 全部 | | | | |
| 親和型 | .217** | -.213** | -.165* | -.211** |
| 自強型 | -.048 | -.046 | -.161* | -.149* |
| 攻擊型 | .027 | .025 | .123 | -.051 |
| 自貶型 | .083 | .080 | .145* | .125 |
| R^2 | .071 | .069 | .133 | .098 |
| 本科生 | | | | |
| 親和型 | -.308* | -.190 | -.066 | -.208* |
| 自強型 | .078 | .015 | -.236* | -.109 |
| 攻擊型 | .055 | .087 | .100 | -.080 |
| 自貶型 | .075 | .103 | .167 | .120 |
| R^2 | .083 | .066 | .220 | .079 |
| 研究生 | | | | |
| 親和型 | -.216* | -.198 | -.396** | -.245 |
| 自強型 | -.096 | -.062 | -.092 | -.114 |
| 攻擊型 | -.019 | .052 | -.005 | -.015 |
| 自貶型 | .113 | -.012 | .153 | .150 |
| R^2 | .105 | .064 | .129 | .114 |

* $p < .05$; ** $p < .01$; *** $p < .001$

關於幽默風格與文化移入量表的回歸分析（見表三），以文化移入各變項為因變數，把幽默風格為引數，發現幽默風格都能夠解釋各個文化移入變項。第一，親和型幽默風格能夠解釋語言滋擾 5%，

$F(1, 190) = 11.765, p < .01$ 。第二，親和型幽默風格能夠解釋學業滋擾的 6%， $F(1, 190) = 12.685, p < .001$ 。第三，親和型幽默風格與攻擊型幽默風格能夠解釋文化滋擾的 9%， $F(2, 189) = 9.972, p < .001$ 。第四，親和型幽默風格能夠解釋社交滋擾 5%， $F(1, 187) = 10.277, p < .001$ 。因此，親和型幽默能夠幫助在港內地大學生有效地緩解文化移入帶來的問題。而攻擊型幽默有可能導致文化滋擾的出現。此外，本科生與研究生的相關分析結果大致相同。而當中較有分別的是在本科生中，自強型幽默對文化滋擾有較強的負面效應（ $\beta = -.236$ 相對於 $\beta = -.092$ ），親和型幽默對文化滋擾則有較弱的負面效應（ $\beta = -.066$ 相對於 $\beta = -.396$ ）。

討論

本研究的意義

本研究驗證了在港內地大學生之幽默風格與文化移入的關係，並有如下重要發現。

首先，本研究發現，在港內地大學生中，親和型幽默與語言滋擾、社交滋擾有負相關，而攻擊型幽默和自貶型幽默與文化滋擾有著顯著正相關。回歸分析更發現，親和型幽默對文化移入有顯著的解釋力。這表明，適應性幽默可以幫助內地學生適應在香港的學習壓力，並更快融合到新環境中去。以往的研究也表明，親和型幽默有助於建立良好的人際關係，而良好的人際關係會增強安全感，並積極面對生活的困境與挫折，保持積極的態度（Martin, Kuiper, Olinger, & Dance, 1993）。而自強型幽默可以樹立自信，對自己的學習能力和語言能力充滿樂觀。張姝玥、陶塑、許燕（2009）的研究表明，氣質性樂觀水準越高，適應能力越強，學生的心理健康水準也就越好。因此，適應性幽默對於跨文化移入的問題具有積極的作用。反之，非適應性幽默的運用（如嘲諷他人、自我取笑）都不利於學生的文化移入與良好人際關係的建立。而自我概念降低與人際關係的惡化都會強化個人的焦慮、壓抑、情緒低落等。

其次，本研究發現，男性較女性更多使用攻擊型幽默和自貶型幽默，女性較男性更多使用親和型幽默。這些發現與以往的研究基本一致（岳曉東、郝霞、七十三，2007; Martin et al., 2003）。就性別差異的研究來看，男女之間的幽默風格差異源於各自的性別角色，即其性別與社會相適應的態度、行爲、權利與責任等（Holt & Ellis, 1998）。對於男性而言，社會要求其更具競爭性、更有雄心、更具有侵略性，而對於女性，則需要其溫柔、有教養、善解人意（Lueptow, Garovich-Szabo, & Lueptow, 2001）。所以，男性的較高社會期望值導致了他們的競爭性，因而更容易出現攻擊他人的行爲，或者自信不足的行爲（Briton & Hall, 1995）。而女性的交往，更傾向於友善地保持朋友之間的關係，避免直接與他人產生衝突或者關係緊張。在中國社會，面子與人的自尊自信，社會關係，社交欲望，成就感等都相關聯（Ho, 1980），男性爲了顯示自己的面子，會通過冷嘲熱諷來攻擊他人，以使得提高自己的地位。而男性運用自貶型幽默也可能就是爲了娛樂自己博眾人一笑，以取得他人的認可和接納。

總之，親和型幽默及自強型幽默對於文化移入與心理健康有著積極的作用。在港內地大學生需要改變對於幽默的消極看法，積極嘗試以幽默來緩解在港求學時遇到的文化移入問題。美國著名心理學家 Maslow（1964）指出，幽默風格是個人身心健康的體現。自我完善的人較多有著積極的幽默風格，並以此完成自我減壓，保持樂觀心態（Veale, Feyaerts, & Brône, 2006）。Martin et al.（2003）提出，幽默對於心理健康有四大好處：（1）幽默經常伴隨著笑，笑能引起生理的變化，進而促進身心健康；（2）幽默能調節心理壓力對健康的消極作用，間接地促進身心健康；（3）幽默能引起積極情緒，進而促進身心健康；（4）幽默能讓人獲得更多的社會支持，進而促進身心健康。在這次文化移入與幽默風格的研究中，驗證了適應性幽默風格對於文化移入的積極促進作用，由此可見，幽默不僅與心理健康、樂觀、自信、社會支持有關，而且與文化移入也有關係。

千百年來，由於儒家文化對幽默的鄙視態度（Feinberg, 1971），幽默一向被認爲是粗俗、膚淺甚至是不道德的（Qian, 2007; Yue, 2010），

這深深影響了中國人對幽默的欣賞與運用。中國人需要走出對幽默的誤區，才能讓幽默充分發揮其積極作用。

進一步研究的想法

本研究在幽默研究的領域中，首次檢驗了幽默風格與文化移入的關係，雖有不少有趣的發現，仍需進一步完善。首先，本研究的樣本數量過小，資料遺漏和損耗較大，其中在研究文化移入與幽默風格的相關時，有效樣本僅為 187 人（70 個男生、117 個女生），這在一定程度上影響資料的可靠性。而在男女性別差異中，男女人數差異較大，樣本數量又小，文化移入程度無法有效顯示男女性別差異，很可能是與樣本數量有關。本研究的樣本選取自香港一所大學，單一的樣本取樣也可能導致誤差，樣本並不能代表全香港的內地大學生的文化移入情況和幽默風格傾向。此外，此樣本以在港內地大學生為主，也包含了一些年齡較大的碩士生和博士生，可能導致樣本年齡差異大，年齡差異可能與文化移入程度有著一定關聯，從而引起本研究有所誤差。所以應該選取年齡層次較為相同的大學生更為合宜。

其次，本研究使用的「內地大學生在港文化移入滋擾量表」雖然涉及語言、學業、文化和社交等適應問題，但其範疇仍有必要拓展。在國外的研究中，適應問題還包含財政問題與種族歧視，但這類問題在目前的研究未有涉及（Pan, Yue, & Chan, 2010; Yang & Clum, 1995）。事實上，財政問題所引發的危機可能導致更為嚴重的後果，尤其對那些拿獎學金來港讀書的學生而言，獎學金在一定程度上加重了他們學業的壓力，而香港比內地更高的消費水準，也使得財政危機常常伴隨他們，從而導致壓力大、自信低、生活滿意度低、社交少等衍生問題。因此，此後的研究應對財政危機帶來的文化移入問題加以甄別，避免客觀財政問題而導致文化移入問題的誤差。

再次，本研究中採用的是 Martin et al. (2003) 編纂的幽默風格量表，以此將幽默分類為適應性幽默風格（積極幽默風格）和非適應性幽

默風格（消極幽默風格）。除此之外，Kirsh & Kuiper（2003）的研究將幽默分為三個維度：社交技巧幽默（有益）、粗鄙淫穢幽默（有害）和矯飾貶抑幽默（有害）。可見幽默的確可以分為消極和積極兩大類型，但由於幽默結構的複雜化和內涵的深廣，適應性（或積極）的幽默風格是否僅僅包含親和型與自強型，是否還包含其他有助提升文化移入程度的幽默類型，這需要更多的研究和探索來加以發現了。

最後，在本研究中，文化移入沒有發現有任何性別差異，這可能是由於樣本過小，也可能是由於文化移入的性別差異並非明顯，這需要進一步的研究去驗證。此外，不同年級學生的文化移入程度也不盡相同。高年級的學生已經歷了適應期，其適應問題應當減少，而低年紀的學生正處於適應初期，仍需努力適應新環境，這勢必會削弱性別差異對文化移入程度的影響。因此，之後研究文化移入的性別差異，可以選取同一年級的學生來進行。

參考文獻

- 岳曉東、郝霞、七十三（2007）。〈大學生幽默觀認知誤區及其文化根源〉。載《自然科學學術論文》（頁 38-50）。呼和浩特，中國：內蒙古人民出版社。
- 〈香港高校七成大陸生與港生坦言很難做朋友〉（2008，11月26日）。擷取自 http://www.stnn.cc/hongkong/200811/t20081126_912517.html
- 張妹玥、陶塑、許燕（2009）。〈應激事件與大學新生心理健康的關係：氣質性樂觀的調節作用〉。《中國健康心理學雜誌》，第 17 期第 8 卷，頁 971-972。
- 郭閃閃（2010）。〈紫荊：內地生「港漂」之困〉。擷取自 <http://www.zijing.org/news/html/?71299.html>
- 陳孝英（1989）。《幽默的奧秘》。北京，中國：中國戲劇出版社。
- 陳國海、Martin, R. A.（2007）。〈大學生幽默風格與精神健康關係的初步研究〉。《心理科學》，第 30 期第 1 卷，頁 219-223。
- 陳學志、鄭昭明、卓淑玲（2001）。〈笑話中幽默因數的訊息整合歷程研究〉。《中華心理學刊》，第 43 期，頁 137-153。

- 〈新華社批本地大學「大躍進」：關注內地生自殺·斥忽視人文精神〉(2010, 3月25日)。擷取自 <http://hk.news.yahoo.com/article/100324/4/h6ef.html>
- 蕭仔伶、謝佳容、劉淑娟(2006)。〈護理人員幽默與健康狀況之研究〉。《新臺北護理期刊》，第8期第2卷，頁53-62。
- 戴玉磊(2010)。〈大學生幽默風格及其與社會支持、心理健康的關係研究〉(未發表之碩士論文)。河南大學，中國。
- Abel, M. H., (2002). Humor, stress, and coping strategies. *Humor: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umor Research*, 15(4), 365-381.
- Attardo, S. (2006). Cognitive linguistics and humor. *Humor: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umor Research*, 19(3), 341-362.
- Bandura, A., Ross, D., & Ross, S. A. (1961). Transmission of aggression through imitation of aggressive models. *Journal of Abnormal and Social Psychology*, 63(3), 575-582.
- Bhugra, D. (2003). Migration and depression. *Acta Psychiatrica Scandinavica*, 108(Suppl. 418), 67-72.
- Briton, N. J., & Hall, J. A. (1995). Beliefs about female and male nonverbal communication. *Sex Roles*, 32(1-2), 79-90.
- Chan, J. (1999). *A survey study on the psychological adaptation of newly arrived students from mainland China*. Hong Kong, China: Aberdeen Kai-Fong Welfare Association Social Service Centre.
- Chan, M. C. (2002). *Acculturation of young new arrivals from mainland China to Hong Kong* (unpublished doctoral dissertation).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Hong Kong.
- Chan, M. C., Ip, K. Y., & Yuen, M. T. (1997). *Adaptation and needs of young new arrivals from mainland China in the Shamshuipo district* (rev. ed.) [in Chinese]. Hong Kong, China: Sham Shiu Po District Board.
- Chan, M. C., & Ma, K. (1999). *A research report on new arrival families' needs and adaptation*. Hong Kong, China: Sham Shui Po District Board.
- Chen, G. H., & Martin, R. A. (2007). A comparison on humor styles, coping humor and mental health between Chinese and Canadian university students. *Humor: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umor Research*, 20(3), 215-234.
- Cox, T. (1978). *Stress*. London, England: Macmillan.
- Crawford, M., & Gressley, D. (1991). Creativity, caring and context. *Psychology of Women Quarterly*, 15(2), 217-231.

- Feinberg, L. (1971). *Asian laughter: An anthology of oriental satire and humor*. New York, NY: J. Weatherill.
- Freud, S. (1928). Humor.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sychoanalysis*, 9, 1–6.
- Ho, D. Y. F. (1980). Face and stereotyped notions about Chinese face behavior. *Philippine Journal of Psychology*, 13(1–2), 20–33.
- Holt, C. L., & Ellis, J. B. (1998). Assessing the current validity of the Bem sex-role inventory. *Sex Roles*, 39(11–12), 929–941.
- Hsieh, C. J., Hsiao, Y. L., Liu, S. J., & Chang, C. (2005). Positive psychological measure: Constructing and evaluating the reliability and validity of a Chinese humor scale applicable to professional nursing. *Journal of Nursing Research*, 13(3), 206–215.
- Hsu, L. R., Hailey, B. J., & Range, L. M. (1987). Cultural and emotional components of loneliness and depression. *The Journal of Psychology*, 121(1), 61–70.
- ITIM-International. (2003a). *Geert hofstede cultural dimensions-China*. Retrieved from http://www.Geert-hofstede.Com/hofstede_china.Shtml
- ITIM-International. (2003b). *Geert hofstede cultural dimensions-Hong Kong*. Retrieved from http://www.Geert-hofstede.Com/hofstede_hong_kong.Shtml
- Jasinskaja-lahti, I., Liebkind, K., Jaakkola, M., & Reuter, A. (2006). Perceived discrimination, social support network, and psychological well-being among three immigrant groups. *Journal of Cross-cultural Psychology*, 37(3), 293–311.
- Jiang, X. Q. (2002). Hong Kong's universities see the mainland as fertile ground for recruiting students. *Chronicle of Higher Education*, 48(22), A41–42.
- Joiner, T. E., Jr., & Walker, R. L. (2002). Construct validity of a measure of acculturative stress in African Americans. *Psychological Assessment*, 14(4), 462–466.
- Kealey, D. J. (1989). A study of cross-cultural effectiveness: Theoretical issues, practical application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tercultural Relations*, 13(3), 387–428.
- Kim, Y. Y. (2005). Inquiry in intercultural and development communicatio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55(3), 554–577.

- Kirsh, G. A., & Kuiper N. A. (2003). Positive and negative aspects of sense of humor: Associations with the constructs of individualism and relatedness. *Humor: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umor Research*, 16(1), 33–62.
- Kuiper, N. A., & Nicholl, S. (2004). Thoughts of feeling better? Sense of humor and physical health. *Humor: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umor Research*, 17(1–2), 37–66.
- Lefcourt, H. M. (2002). Humor. In C. R. Snyder & S. J. Lopez (Eds.), *Handbook of positive psychology* (pp. 619–631). New York, N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Lefcourt, H. M., Davidson-Katz, K., & Kueneman, K. (1990). Humor and immune-system functioning. *Humor: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umor Research*, 3(3), 305–321.
- Lefcourt, H. M., & Martin, R. A. (1986). *Humor and life stress*. New York, NY: Springer-Verlag.
- Liebkind, K., & Jasinskaja-Lahti, I. (2000). Acculturation and psychological well-being among immigrant adolescents in Finland: A comparative study of adolescents from different cultural backgrounds. *Journal of Adolescent Research*, 15(4), 446–469.
- Lu, D. (1998). *Facing dilemmas: Chinese students in the United States: 1979–1989* (unpublished doctoral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Oregon, Eugene, OR, U.S.
- Lueptow, L. B., Garovich-Szabo, L., & Lueptow, M. B. (2001). Social change and the persistence of sex typing: 1974–1997. *Social Forces*, 80(1), 1–36.
- Mak, A. S., & Barker, M. C. (2006). Social integration strategies to foster migrants' effective participation in a group. In S. Tse, M. E. Hoque, K. Rasanthan, M. Chatterji, R. Wee, S. Garg, & Y. Ratnasabapathy (Eds.), *Prevention, protection and promotion: Proceedings of the second international Asian health and wellbeing conference* (pp. 147–155). Auckland, New Zealand: University of Auckland.
- Mak, A. S., & Neil, A. L. (2006). How does social contact with locals impact on mental health: Chinese background international students in Australia. In S. Tse, M. E. Hoque, K. Rasanthan, M. Chatterji, R. Wee, S. Garg, & Y. Ratnasabapathy (Eds.), *Prevention, protection and promotion: Proceedings*

- of the second international Asian health and wellbeing conference* (pp. 124–132). Auckland, New Zealand: University of Auckland.
- Martin, R. A. (2003). Sense of humor. In S. J. Lopez & C. R. Snyder (Eds.), *Positive psychological assessment: A handbook of models and measures* (pp. 313–326). Washington, DC: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 Martin, R. A. (2007). *The psychology of humor: An integrative approach*. London, England: Elsevier Academic Press.
- Martin, R. A., Kuiper, N. A., Olinger, L. J., & Dance, K. A. (1993). Humor, coping with stress, self-concept, and psychological well-being. *Humor: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umor Research*, 6(1), 89–104.
- Martin, R. A., Puhlik-Doris, P., Larsen, G., Gray, J., & Weir, K. (2003). Individual differences in uses of humor and their relation to psychological well-being: Development of the humor styles questionnaire. *Journal of Research in Personality*, 37(1), 48–75.
- Maslow, A. H. (1964). *Religions, values, and peak-experiences*. Columbus, OH: Ohio State University Press.
- McGhee, P. E. (1979). *Humor: Its origin and development*. New York, NY: W. H. Freeman.
- Mendenhall, M., & Oddou, G. (1985). The dimensions of expatriate acculturation: A review.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10(1), 39–47.
- Mishra, R. C., Sinha, D., & Berry, J. W. (1996). *Ecology, acculturation and psychological adaptation: A study of adivasis in Bihar*. New Delhi, India: Sage.
- Oberg, K. (1960). Culture shock: Adjustment to new cultural environments. *Practical Anthropology*, 7, 177–182.
- Pan, J. Y., Yue, X. D., & Chan, L. W. C. (2010). Development and validation of the Acculturative Hassles Scale for Chinese Students (AHSCS): An example of mainland Chinese university students in Hong Kong. *Psychologia*, 53(3), 163–178.
- Perez, M., Voelz, Z. R., Pettit, J. W., & Joiner, T. E., Jr. (2002). The role of acculturative stress and body dissatisfaction in predicting bulimic symptomatology across ethnic group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ating Disorders*, 31(4), 442–452.

- Perrucci, R., & Hu, H. (1995). Satisfaction with social and educational experiences among international graduate students. *Research in Higher Education, 36*(4), 491–508.
- Qian, S. Q. (2007). Translating “humor” into Chinese culture. *Humor: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umor Research, 20*(3), 277–296.
- Ramsay, S., Barker, M., & Jones, E. (1999). Academic adjustment and learning processes: A comparison of international and local students in first-year university. *Higher Education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18*(1), 129–144.
- Rogers, J., & Ward, C. (1993). Expectation-experience discrepancies and psychological adjustment during cross-cultural reentry.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tercultural Relations, 17*(2), 185–196.
- Rosenthal, D. A., Russell, V. J., & Thomson, G. D. (2006). *A growing experience: The health and well-being of international students at the University of Melbourne*. Melbourne, Australia: The University of Melbourne.
- Ruch, W. (2002, July). *Humour research*. Presidential address delivered at the 14th Conference of the International Society of Humor Studies, Bertinoro, Italy.
- Sam, D. L., & Eide, R. (1991). Survey of mental health of foreign students. *Scandinavian Journal of Psychology, 32*(1), 22–30.
- Searle, W., & Ward, C. (1990). The prediction of psychological and sociocultural adjustment during cross-cultural transition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tercultural Relations, 14*(4), 449–464.
- Selye, H. (1982). History and present status of the stress concept. In L. Goldberger & S. Breznitz (Eds.), *Handbook of stress: Theoretical and clinical aspects* (pp. 7–20). New York, NY: The Free Press.
- Shade, R. (1996). *License to laugh: Humor in the classroom*. Englewood, CO: Teacher Ideas Press.
- Shuval, J. T. (1982). Migration and stress. In L. Goldberger & S. Breznitz (Eds.), *Handbook of stress: Theoretical and clinical aspects* (pp. 677–694). New York, NY: The Free Press.
- Sobrun-Maharaj, A. (2006). Social acceptance and mental well-being of Asians in New Zealand. In S. Tse, M. E. Hoque, K. Rasanthan, M. Chatterji, R. Wee, S. Garg, & Y. Ratnasabapathy (Eds.), *Prevention, protection and promotion:*

- Proceedings of the second international Asian health and wellbeing conference* (pp. 133–146). Auckland, New Zealand: University of Auckland.
- Swager, M. A., & Ellis, M. V. (2003). Crossing the distance: Adjustment of Taiwanese graduate students in the United States. *Journal of Counseling Psychology, 50*(4), 420–437.
- Veale, T., Feyaerts, K., & Brône, G. (2006). The cognitive mechanisms of adversarial humor. *Humor: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umor Research, 19*(3), 305–339.
- Ward, C. (2006). Acculturation, social inclusion and psychological well-being of Asian migrants in New Zealand. In S. Tse, M. E. Hoque, K. Rasanthan, M. Chatterji, R. Wee, S. Garg, & Y. Ratnasabapathy (Eds.), *Prevention, protection and promotion: Proceedings of the second international Asian health and wellbeing conference* (pp. 116–123). Auckland, New Zealand: University of Auckland.
- Ward, C., & Masgoret, A. M. (2004). *The experience of international students in New Zealand: Report on the results of the national survey*. Wellington, New Zealand: Ministry of Education.
- Warnars-Kleverlaan, N., Oppenheimer, L., & Sherman, L. (1996). To be or not to be humorous: Does it make a difference? *Humor: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umor Research, 9*(2), 117–141.
- Williams, F. C. (2003). Concerns of newly arrived immigrant students: Implications for school counselors. *Professional School Counseling, 7*(1), 9–15.
- Wong, K. F. (1997). *A study of psychological stressor, coping and mental health of mainland Chinese immigrants: Their first two years experience in Hong Kong* (unpublished doctoral dissertation). La Trobe University, Melbourne, Australia.
- Xu, J. (2002). *Chinese students' adaptation to leaning in an American university: A multiple case study* (unpublished doctoral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Nebraska, Omaha, NE, U.S.
- Yang, B., & Clum, G. A. (1995). Measures of life stress and social support specific to an Asian student population. *Journal of Psychopathology and Behavioral Assessment, 17*(1), 51–67.

- Yeh, C., & Inose, M. (2003). International students' reported English fluency, social support satisfaction, and social connectedness as predictors of acculturative stress. *Counseling Psychology Quarterly*, 16(1), 15–28.
- Ying, Y. W., & Liese, L. H. (1991). Emotional well-being of Taiwan students in the U.S.: An examination of pre- to post-arrival differential.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tercultural Relations*, 15(3), 345–366.
- Yue, X. D. (2010). Exploration of Chinese humor: Historical review, empirical findings, and critical reflections. *Humor: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umor Research*, 23(3), 403–420.
- Zweyer, K., Velker, B., & Ruch, W. (2004). Do cheerfulness, exhilaration, and humor production moderate pain tolerance? AFACS study. *Humor: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umor Research*, 17(1–2), 85–119.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cculturation and Humor Styles Among Mainland Chinese University Students in Hong Kong

Xiaodong Yue and Jacky Chau-kiu Cheung

Abstract

This study attempts to examin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cculturation and humor styles among Mainland students studying in Hong Kong universities. A sample of 215 Mainland Chinese students participated in the study by completing the Humor Styles Questionnaire (HSQ) and the Acculturative Hassles Scale for Chinese Students (AHSCS). Affiliative humor is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language deficiency and social interaction, whereas aggressive humor and self-defeating humor are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cultural difference. Male students used significantly more aggressive humor and self-defeating humor than female students while female students used significantly more affiliative humor than male students. Taken together, use of adaptive humor, particularly affiliative humor, can help Mainland students to adjust well to living in Hong Kong.